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卅二.

第二天，東尼沒有回來，我們一直等到中午。秀子沉不住氣了，一再追問尼奧。尼奧不會撒謊，便老老實實的告訴她。秀子不相信東尼這樣不負責任，尼奧也不認為他會如此，一定要我去找，若再找不到，就打算報警。我也覺得不能過分托大，我們便開車一起去找。我想先去問問那個想去里約的青年，我們到時，他正在吃飯，看他的表情，的確是不知情。我們再到昨夜東尼失蹤之處，那間有石階的人家，大白天仍然是門戶緊閉，敲門也無人答應。

左側住著一對老夫婦，耳目已不大靈光，也問不出個頭緒來。另外幾戶人家，也不像有人居住的光景，不得已，我認為只有報警一途了。

貝珍仍然反對，她說：「這個城雖然不大，有錢人卻是不計其數，尤其是金屋藏嬌，比比皆是，要綁架也輪不到東尼。如果說是出了意外，這半天一定都傳遍全城了。我認為東尼一定沒事，百分之一百是在和什麼人鬼混！」

我覺得有理，尼奧也放棄了己見。回去默默的吃過午飯，大夥便開車到海邊嬉水，誰也不願再提起東尼。

貝珍表面上毫無所謂，內心卻有著說不出的痛苦，我覺得她既可憐又可愛。威瑪這時的心理也很複雜，她一直有意無意地避著我。這樣反倒更好，我便明正言順地陪著貝珍，與她閒聊解悶。

這裡海灘的斜度極小，海潮正緩緩的退落，露出了一整片平得像鏡子般的沙灘。這片沙灘長有三到五公里，寬有五、六十公尺。成群的青年及孩子們，各佔一片地盤，在沙上踢足球玩耍。

尼奧帶著秀子、威瑪玩水去了，貝珍坐在一塊青石上，望著遠方。我問她：「妳認識東尼多久了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傷感的說：「快兩個月了，我明明知道他對我沒有認真過，但是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東尼不是普通人，只是目前他正在矛盾時期，不知自己在追求什麼。」

「或許吧！連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！」

「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追求什麼。」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這只能體會，不能解釋。」

「你是說我程度不夠？」

「不是的，你看，天上的雲，海裡的水，它們又在追求什麼？」

「它們沒有生命呀！」

「那麼一個螞蟻，一隻小鳥，除了生存外，又追求什麼？」

「我們是人呀！」

「問題就在這裡，人與萬物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人有思想。」

「所以人自命不凡，人用思想建立了一個世界，又想用這個世界謀求自己的幸福。就如同一個畫家，畫了一個美女，竟然想和這畫中人結合，可能嗎？」

「我還是不懂，你是說人不該思想？」

「不，人可以思想，就像畫家可以作畫，但是不可以在畫中找伴侶。東尼犯的錯誤就是他想在思想中求解脫，而又不知道什麼是解脫，所以我說他不知道在追求什麼。」

「那什麼是解脫呢？」

「我只能告訴妳一個中國佛教的禪宗公案，其餘的你自己去琢磨。有一個人去求一位禪師，他想求得解脫，禪師卻問他：『有誰綁住你了？』人有痛苦煩惱，那都是他自願自找的，不找就根本不會有，哪裡需要解脫和追求呢？」

「我不同意，比如說我愛東尼，我當然要追求他。」

「妳記得我剛說的畫家畫美女吧？妳愛東尼，妳不妨去愛，就像畫家要畫也不妨去畫。但妳又希望『東尼愛妳』，他愛你是怎樣一個情況呢？當然那只是妳腦中的想像。就如同畫家在想像中創造美女，畫家希望美女屬於他，妳則希望東尼屬於妳。」

「問題來了，東尼絕不會如妳所想像的一樣。妳得不到他固然痛苦，就算得到了，遲早妳會發現，東尼也是個畫家，也把妳當成他的畫。」

「我認為我並不自私，我不在意他找別的女人。」

「目前或許是的，別忘了妳還沒有得到他。」

「我聽過這種論調，我也考慮了很久，我要的不是他這個人，而是他的心。」

「妳瞭解他的心嗎？妳又瞭解妳自己嗎？否則，妳怎麼如此肯定？」

「我必須認為我瞭解自己，不然連跟你說話都不可能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老實告訴妳，他要的並不是女人，而是一種能麻醉他的力量。」

「我又不懂了，為什麼要被麻醉呢？」

「妳知道汽車有剎車吧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如果一部汽車沒有剎車，那會如何？」

「你是說東尼需要剎車？」

「東尼非常聰明，他的能量太大，偏偏車上的方向盤鎖死了。妳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一部高級跑車，正以時速二百哩飛馳，突然之間，妳發現了方向盤不能動，剎車失靈。妳要怎麼辦？這就是東尼最佳的寫照！」

她想了一會，還是滿臉疑惑：「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呢？」

「是妳自願來到這個世界的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想應該不是。」她猶豫了一會。

「不管怎樣，妳已經上了車了。再來，妳知道人生的方向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這次她回答得很明快。

「這是說方向盤已經鎖死了，因為妳必須結婚、生子、從事所有其他人從事的事。再告訴我，妳是不是很聰明？如果說一般人有六十分，妳給自己打多少分？」

「七十分吧。」她考慮了一會。

「那是時速七十哩，而妳才剛剛出發，時速還不到十哩。東尼可以打兩百分，他啟動得太早，太有自信，加滿油門飛馳。他撞到了路基，這才發現了我們剛才假定的方向盤不能動，剎車失靈的情況！」

「那為什麼女人能給他力量呢？」

「誰都不能給他什麼，所以我說那只是麻醉，老實說，和大麻沒有什麼分別。」

「那麼方向盤能不能修理呢？」

「方向盤被鎖住，只要找到鑰匙就好了。」我又提醒她：「而剎車是屬於整個車體的，得進廠修理。尼奧的方法，是想用鑰匙來控制剎車，我不相信這會有任何效果。」

「那麼東尼怎麼辦？」

「別擔心他，想想你自己吧！」

她似乎懂了，半響，她又問我：「那麼，你不相信愛了？」

「我相信，愛是剎車的一種，但力量有限。所以車速不要太快，繫上安全帶，多多注意路上的交通號誌，愛還是很有用的。」